

第五章—目光，即时语言

(1) 现在请你看一看：当我让你去“看”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之间的联系被加强了？看到了吗？没错！眼神交流是即时的，几乎像光速一样快。它会立刻建立一种强烈的连接。我们不仅通过语言交流思想，更主要是通过“看”的方式，因为目光是我们思维的基础——即使对视力受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2) 我们怎么看待事物，其实就是所谓的“观点”。人的目光和语言联系得太深，以至于各种社会规则和符号，本质上都只是这种“看法”的延伸。所谓“支配主义”——一种建立在压迫上的意识形态——也是通过这些符号和规则形成的。不过，大多数跟随它的人，其实只是被裹挟进去的“无意识帮凶”。他们容易被那些被不断重复的扭曲解释影响，也容易被自己的欲望和弱点牵着走。

(3) 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真正的理解其实比错误观念更容易扎根。因为真理解不需要被反复灌输。一个人只要真正明白了一件事，它就会在心里生根。而当一个人真正理解之后，他自然会把这种理解向外传递。这种影响力反而更强，也会让相反的观念更难进入人的内心。

(4) 我们看待和思考事物的方式，甚至会因语言不同而变化。例如，在葡萄牙语中，“motorista”（司机）与“motor”（发动机）相关；而在英语中，“driver”则与“驾驶、引导”有关。在一些语言中，彩虹的颜色是渐变的，而在葡萄牙语中，则被划分为七种明确的颜色。

(5) 资本主义、年龄划分、男女之间的区分，本质上都是通过观念建立、再通过社会规则不断强化的支配形式。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只不过它更多是一种赤裸裸的不公平，而不只是文化差异。我们眼看着自己的财富被掠夺，却被包装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6) 帝国主义者把我们当成傻子，觉得我们的无知能让他们占尽便宜。但实际上，他们更像强盗，而不是商人。历史也早已证明：一旦人们拒绝接受他们的不公，他们就会诉诸武力。

(7) 故事其实也是一种更大规模的“符号系统”。它会把某种世界观固定下来，甚至强烈到能够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比如《堂吉珂德》¹⁸¹里，主人公因为沉迷骑士小说，最终出现精神错乱，把自己活成了游侠骑士——而这种人物，正是当时骑士文学里的核心形象。

(8) 我认为，很多故事都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而童话里那些“恶毒继母”的形象，其实像是一种我称之为“夏娃综合征”的隐喻。像《白雪公主》和《灰姑娘》这样的故事中，这种心理状态通常出现在母亲——或者承担母亲角色的人——身上，所以她们才会被塑造成“继母”。

¹⁸¹ 《奇思妙想的绅士堂吉珂德·德·拉曼恰》（*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是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于1605年在马德里出版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男人因为沉迷骑士小说而逐渐失去理智，最终把自己当成了一名游侠骑士的故事。可免费阅读的版本：<https://www.gutenberg.org/ebooks/996>。

(9) “继母”这个词本身，其实就在暗示：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因此也不是朋友，而更像一个带着敌意的监护者。我认为，造成某些母亲对孩子产生异常敌意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分娩的痛苦。如今我们已经知道，生产的疼痛不仅能通过麻醉减轻，也能通过心理支持和精神引导得到缓解。所以，《圣经》中“女人生产时会承受加倍痛苦”的说法，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一种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观念。

耶和華 神對女人說：“我要大大增加你懷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產兒女；你要羨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轄你。”（《聖經·創世記》3:16）

(10) 我所说的“夏娃综合征”，可以被看作过去所谓“产褥热”反应的一种延续。在极端情况下，它可能会发展成杀婴¹⁸²——也就是母亲在分娩过程中或生产后不久杀死自己的孩子。在我看来，这种心理状态可能与文化因素、激素变化以及情绪压力有关，最终演变成对生产创伤与压力的极端反应。而“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也可能在心理层面对这种状态产生影响。不过，这种问题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孩子死亡。

(11) 由于分娩常常伴随着剧烈痛苦，当这种悲剧发生时，母亲有时会像是在拼命摆脱某种威胁自己生存的东西。如果这种心理状态得不到治疗，她可能会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持续表现出敌意，比如控制、压迫、针对，或者情感上的伤害。在我所说的“敌对监护人综合征”里，孩子往往会被贴上某种社会标签，因为监护人会不断把外界的敌意引向孩子，让更多人一起排斥他。

(12) 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人把亚当和夏娃视为人类的始祖。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在重复着与亚当和夏娃相似的模式——不是被工作奴役，就是被性欲束缚。而耶稣则通过“上帝是父、玛利亚是母”的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摆脱这种制度化奴役的道路。这里最核心的思想其实很简单：当“源头”改变了，一切都会随之改变。

(13)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因为它在我看来并不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断看到人们重复它。有一次，在一场卡尔德克派灵修聚会上，我听到有人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一种寓言，是为了让人理解“罪”意味着什么。我认同这种看法，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圣经》内容，是在幼儿园开学第一天。当时我理解到的“罪”，其实是撒谎和违背上帝。那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性”或“死亡”是什么意思。可在现实中，这个故事最终却常常变成一种让人盲目服从制度的工具。

(14)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发现大众媒体不断重复这个故事，而且总是在暗示“禁果”代表性行为。可《圣经》里，禁果真正关联的其实是“知识”。把知识本身视为禁忌，就已经是在鼓励无知了；而把它进一步和性联系在一起，则更糟，因为那会让人对一种自然、不可避免的东西产生罪恶感。

(15) 我认为，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带有一种人为制造的恶意，尽管它也确实映射了集体无意识中的某些阴暗面。同时，我也认为，没有任何人类写下的文本能够真正完全客观——哪怕是被视为“神启”的作品也一样，因为作者永远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立场。所以，在我看来，《旧约》虽然包含许多历史记录，但其中同样存在不少值得怀疑的内容。

¹⁸² 《巴西刑法典》（1940年第2.848号法令）第123条。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2848.htm.

(16) 《新约》更像是一副帮助人理解整本《圣经》的“眼镜”。虽然它里面也并非每一段都绝对真实，但正是在那里，我们能读到耶稣那些最完整、最清晰的话语——而这些话，本身就足以揭示许多不合理与矛盾之处。

(17) 比如说，即使《圣经》没有直接描写，耶稣和玛利亚之间必然有着很深的友谊，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如果耶稣一边宣讲“爱人”，一边却忽视自己的母亲，那反而会显得虚伪。而且，在迦拿婚宴上，请求耶稣把水变成酒的，也正是玛利亚¹⁸³——这说明她对耶稣的能力有着非常特别的理解。再说，任何讲述耶稣诞生故事的人，最终都必然是从玛利亚那里得知的，因为只有她自己才能真正见证那件事。

(18) 因此，如果玛利亚不识字，那么由约翰记录她的叙述（如《圣母玛利亚的秘密福音》中所呈现的那样）是合理的。这段文本似乎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它也使得西缅在玛利亚带着耶稣出生第八天进入圣殿时所说的话变得更易理解¹⁸⁴——因为她在耶稣受难前不久就在精神上与他合一，共同承受痛苦。正如他被悲伤之剑刺透¹⁸⁵，她也同样如此。

(19) 米开朗基罗著名的雕塑《圣殇》（La Pietà）¹⁸⁶所呈现的，其实也是《圣母秘福音》中才提到的一个场景：玛利亚为耶稣合上双眼，并与祂说话。在我看来，这种长期以来的“缺失”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有关，因为那个故事不仅塑造了对女性的错误观念——让女性被压制、被忽视——也塑造了对男女关系的错误理解，从而在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就是伴侣关系中，制造出深层的心理冲突。

(20)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本身其实充满了矛盾。比如，对他们的“惩罚”往往和性以及劳动奴役联系在一起，可这些事情在“惩罚”出现之前其实就已经存在：夏娃原本就在为亚当采集食物，而亚当也本来就是被创造出来照料伊甸园的。

(21) 这个故事在社会层面的解读——甚至被视为当代宗教观念的重要基础之一——往往会把人引向一种失衡的亲密关系观。但实际上，这则寓言真正讲述的并不是“性”，而是人类如何远离上帝，以及因此远离自己内在的神性。

(22)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其实也涉及“眼睛的语言”。在吃下禁果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裸体，于是遮盖身体。这象征着他们失去了最初的统一状态——包括彼此之间的统一。但这种新的“看见”，其实更像是一种“失明”：眼睛开始只看见外在，却再也看不见内在。

(23) 而且，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其实也与《创世纪》第一章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说法存在矛盾¹⁸⁷——因为那本应意味着男女之间同样平等。上帝是不可见的，而人的灵魂同样不可见。甚至连无神论者也可以承认：并不是人类创造了智慧，而是某种更高的根源孕育了人的意识与理性。我们之所以拥有内在意识与智能，是因为人的心智建立在那个基础之上，也建立在那种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的终极真实之上。

¹⁸³ 《圣经·约翰福音》2:1-11。

¹⁸⁴ 《圣经·路加福音》2:35。

¹⁸⁵ 《圣经·约翰福音》19:4。

¹⁸⁶ 图像 V —— 许多历史学家记载，在完成这座雕塑后，米开朗基罗曾喊道：“说话吧！你为什么不说话？”随后打断了雕像的手臂，以使其看起来不那么逼真。

¹⁸⁷ 《圣经·创世纪》1:27 —— “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24) 关于“看见”与“感知”的象征意义，其实还有很多层次。最经典的一句，大概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¹⁸⁸。”。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圣经·马太福音》6:22-23）

(25) 按照这个寓言的逻辑，一切知识都应该源自上帝，因为知识需要被某种更高的、神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否则，知识就很容易被虚荣扭曲。毕竟，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只是逐渐学会如何使用那些本来就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本来就属于所有人。

(26) 真正懂得如何运用知识的智慧，其实来自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学会正确地“看见”真相，也需要学会正确地“解读”真相。事实上，“真理”本身就是一种最根本的视角。如果一个人不再相信真理能够引导现实的逻辑，他就会开始迷失方向。而且——你可以相信我——确实有很多人从这种混乱中获利。

(27) “禁果”象征的，其实是人以一种扭曲而自私的方式获取知识——这种知识不会带来启发，反而会让人失明。现实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有些学者对理论非常熟悉，却连现实里一些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明白。知识永远来自我们所处的世界，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使用它：是自私地占有、限制它，还是开放地分享它、善意地使用它。

(28)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很多想法像是突然从我的内心深处自然浮现出来，就像某种“灵光”降临一样。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些理解真正属于我自己，而更像是来自上帝。因为这本书打破了许多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边界，所以出现错误其实是很自然的。因此，要弥补这些不足、让这部作品真正完整，还需要读者的善意与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需要你的帮助。

(29) 尤其是耶稣基督，祂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并非来自世俗教育的智慧。有些人会说，祂讲过的很多思想，其实希腊哲学家早就讨论过了，好像祂只是在“重复别人”。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光是完整掌握犹太经典就已经极其困难，而耶稣对这些文本的理解和运用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说祂超越了自己时代与文化的局限，那更像是在证明祂的神性，而不是所谓的“抄袭”。

(30) 耶稣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希腊哲学，也超越了时间、地域和文化本身。祂的话语带着一种真正普世性的视角。祂教导中的那种清晰与逻辑，显示出一种超越任何历史时代的精神高度。

(31)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可能通过“圣灵”连接到同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¹⁸⁹。不过，圣灵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灵魂”，因为人类本身都是不完美的。圣灵直接来自上帝，而我们只是被创造出来的存在，并不是像圣灵那样直接出于神本身。只有耶稣，才真正拥有那种完整的纯净，以及与圣灵完全合一的精神状态，因为祂直接来自天父。圣灵是一种来自上帝的“活的力量”，因为我们的上帝，本就是生命之神。

(32) 即使是无神论者，也可以从“思想本身是一种活的能量”这一点来理解这个概念。所谓“集体无意识”，其实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超越个体意识的生命能量。它像是所有人精神频率

¹⁸⁸ 引自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¹⁸⁹ 《圣经·哥林多前书》12:4 ——“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

的汇聚，形成一种共同的“内在神性”，并指向唯一的“外在上帝”。而我个人认为，真正唯一的外在上帝，才是我们内在神性的根源。不过实际上，无论人接受哪一种解释，圣灵在人身上的作用结果，其实都是相似的。

我从父那里要差来给你们的保惠师，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真理的灵，他来的时候，要为我作见证。（《圣经·约翰福音》15:26）

(33) 在《圣经》里，当门徒被圣灵触及时，他们得到的是“理解力”，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格。可是，耶稣又怎么可能在两千年前就向人解释清楚：圣灵其实是上帝精神性的流溢，而上帝之中的一切都是“活着的”呢？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很难真正理解这一点。对我来说，圣灵更像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场”——一种赋予生命的灵性存在。它穿透人的灵魂，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更新与重生。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圣经·约翰福音》20:22）

(34) 这个问题在文化层面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甚至也解释了福音派与灵修主义者之间长期存在的一部分冲突。许多灵修主义者把“灵学”称作“保惠师”（The Comforter），而这本身也是圣灵的一个称呼。不过，《圣经》中预言“保惠师”降临的那段经文，对祂的描述，其实既不像现代灵学，也不像普通意义上的“灵体”。圣灵更像是上帝精神的一种外在流露，直接来自天父。所以，虽然福音派在这一点上可能更接近经文本意，但他们若因此拒绝把灵修主义者和逝去的灵魂视为自己的“灵性兄弟姐妹”，那也是一种偏差。

(35) 圣灵，是人与上帝之间真正建立连接的力量。祂引导着所有宗教，也引导着人的灵性智慧，而并不只属于某一种宗教。《圣经》、奇科·沙维尔的著作，以及阿兰·卡德克的 writings，都说明了：通灵能力以及人与灵界的接触，在现代“灵学”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承认灵性生命的存在、相信人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依然继续存在，这本该成为所有真正宗教共同的基础，而不只是灵修主义者的观念。

(36) 对知识的虚荣，反而会削弱知识本身。因为人类共享着一种共同的社会智慧，所以知识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个人，它可以通过许多人被表达出来。真理——也就是一切真正知识的源头——本来只有一个来源。而我们却常常通过专利、垄断和各种限制，在真理前设置障碍。人的价值判断本身并不完美，而把知识私有化，其实只会让更多人远离理解与智慧。

(37) 犹大，就是一个被“知识上的虚荣”吞噬的人。他沉迷于通过知识获取权力的可能性，最终背叛了耶稣基督。福柯曾说，“权力会让人疯狂”，但我认为，真正让人堕落的，其实是那些被篡夺而来的、不正当的权力。在那个寓言里，亚当和夏娃也是如此：他们因为占有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知识而迷失了自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逐出乐园”——他们失去了内心的平安，也开始把世界看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38) 我们如何理解“知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我们的语言。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把知识看成一种“权力”，而不是一种带来幸福、改善人生的东西。这种狭隘的视角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在这样的观念下，“知识”——原本应该通向真理——反而会变成无知与谎言。

(39) 人类通过视觉与世界建立联系，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本能，和其他动物其实很相似。而这种联系，也延伸进了口语语言之中。几乎所有不是植物状态的生命，都存在某种交流方式。

但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甚至会失去一部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与此同时，语言的发展，也赋予了我们一种能不断适应环境、面对挑战的能力——这是动物很难做到的，因为它们更多受限于自身的生理条件。

(40) 从还在母体里的时候开始，我们其实就已经在接收各种形式的交流。触碰、母亲的心跳声，都会与婴儿产生沟通。而“视觉连接”对人类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当这种连接缺失时，往往会被视为某种异常的信号。

(41) 人类的语言建立在“视觉”基础之上，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人的视野其实非常有限。我们的目光只能聚焦于很小的一部分，而大脑会自动把剩下的画面“补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取舍、定重点。也许，人类语言之所以会发展得如此细致、具体，正是因为这种视觉上的局限。

(42) 与此同时，我们会把“看到的東西”和身体里的化学反应——也就是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人类的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一种充满情感的语言。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情感层面越成熟、越进化，他的视野就越广，运用语言的能力也会越强。

(43) 眼神交流，往往是最诚实的一种交流方式。很多时候，我们会盯着别人的眼睛看，就是为了判断对方有没有说真话。而当一个人能够通过情绪与表情把谎言“演”得足够真实时，这个谎言也就会变得更容易让人相信。眼睛的语言，有时候比衣服和言语更能“包装”一个人。它甚至能成为一种情绪上的伪装。

(44) 可是，说谎本质上违背了人真实的感受与经历，所以，用情绪去“演”一个谎言，其实是非常消耗人的。人或许有权为了自我保护而稍微撒一点谎，但这种谎言应该和自己受到的伤害成比例——就像“正当防卫”一样¹⁹⁰——而且只能在保护个人隐私确有必要的时候使用。一旦谎言超过了这个界限，它就会开始制造更大的问题。

(45) 人为了维持那些不必要的情绪伪装，往往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久而久之，谎言甚至会只对说谎的人自己变成“真实”，并在记忆里制造严重的断裂，最终甚至发展成心理疾病。一个人如果长期按照自己扭曲的世界观去篡改现实，那么“说谎”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严重心理失衡的表现。而当一个人长期活在谎言里，他也会逐渐陷入一种心理上的“失明”——脑子里充满虚构的东西，失去真正理解世界、也失去通过眼神真诚交流的能力。

(46) 人的大脑会适应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因此，它同样也会被谎言伤害。演员如果分不清自己和角色，就很容易被角色吞没。同样地，因为情绪构成了我们内在“编码”的基础，也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自己沉迷于那些负面的情绪。一个总是在批判别人的人，最终其实也在不断审判自己；而一个无法原谅别人的人，通常也无法真正原谅自己。

(47) 我们怎么看待一件事，也是在赋予它意义与存在。两个人之所以会对“自己看到了什么”产生不同意见，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他们成长于不同文化。比如，一个从小被狼养大的人，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一把椅子，因为“椅子”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文化意义。

(48) 我们会根据自己赋予事物的价值，去理解这个世界，而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阅读”现实。共享同一种“符号体系”，会让人们拥有相近的世界观，并因此联系在一起。但反过来也

190

《巴西刑法典》（1940年第2.848号法令）第23条第II项唯一一段。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del2848.htm。

是一样：当我们排斥某个人或某件事时，我们其实也在逐渐否认他们的存在。我们开始“不再看见”他们——仿佛他们已经被从这个“体系”里删除了，尽管他们其实依然存在。

(49) 你想看一个“以为自己在提高价值，实际上却在贬低自己”的典型例子吗？那就是所谓的“尼哥拉党人”¹⁹¹——那些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人。今天，人们往往把他们称作“竞争意识特别强的人”，但这种心态其实并不健康。

(50) 当“竞争”变成一种虚荣时，人就会失去认可别人价值的 ability。但说到底，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看不清自己。至于看不见别人、看不见世界，不过只是这种更深层“失明”的结果而已。

(51) 当一个人被无休止的竞争困住时，竞争本身就会慢慢吞噬他人生的意义。他开始拼命争夺关注，想方设法压过别人。遗憾的是，很多人一旦觉得自己没办法“光明正大地赢”，就会开始耍手段、玩不诚实的把戏。可问题就在这里——这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现实并不是“必须有人输”。真正的失败，只发生在一个人认定自己“输了”，并因此放弃了自身精神成长的时候。

(52) 从精神层面来说，就连“失去”本身也可能有价值。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的东西，恰恰是在保护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比这里痛苦得多的精神层面。所以很多情况下，失去某些物质上的东西，反而能避免我们失去更深层、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灵魂上的东西。

(53) 我们对面部表情——也就是“视觉语言”——的理解，也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口头语言。父母对各种事情的反应，会赋予婴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切意义。而婴儿甚至在还不会说话之前，就已经会像小独裁者一样，用哭喊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别人怀抱提供的安全感里行使自己的“权力”。

(54) 婴儿闹脾气式的大哭，有时其实是一种试图“掌控局面”的表现，而这也可能激起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和争宠心理。为了避免造成心理问题，大人需要让其他孩子明白：婴儿并不是“权利更多”，而只是“限制更多”。与此同时，也应该让孩子理解：一个人越独立，就越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责任。

(55) 而资本主义恰恰把这一整套逻辑彻底颠倒了。它贩卖一种幻觉：好像人可以在承担更少责任的同时，拥有更多权利，仿佛权利不需要任何代价和条件。它看似在制造一种心理平衡，实际上却是在不断削弱这种平衡。

(56) 很多被资本主义文化包装成“理想”“平衡”的人物形象，其实内心都非常失衡。人类始终都在寻找内在平衡，而在真正找到之前，人往往很难真正看清自己，甚至会感觉自己的“自我”正在慢慢瓦解。所以很多人开始模仿这些角色，最后却越来越迷失，把“停滞不前”误以为是“稳定和平衡”。

(57) 就连体育运动本身，也在通过一种“编码”向人们传递对人的扭曲理解。运动队通常建立在非常固定的模式上——同年龄、同性别。但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真正的群体，本来就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其实是一种智慧，因为一个相对弱势的人，反而会逼着整个团队去思考更好的解决办法，提高整体的适应能力和思维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较弱”的成员，同样是团队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¹⁹¹ 《圣经·启示录》2:15 —— “同样，你也有些人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

(58) 这种思维方式也在塑造整个社会。在巴西，女性经常被排斥在体育运动之外，被限制在更加静态、家庭化的角色里。而体育项目长期按性别划分，也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天生更弱”的错误印象

(59) 可现实里真正发生的却是另一回事。很多男人会在自己唯一的休息日跑出去跟一群陌生人踢足球，而把整个家庭留在家里。当然，娱乐和放松很重要。但如果伴侣之间不被僵化的性别角色束缚，而是能够像朋友一样相处，他们本来是可以一起享受生活的，甚至会期待彼此陪伴的时光。可如今，很多人期待的却是“离彼此远一点”，这样才能觉得轻松和快乐。

(60) 眼神的语言几乎是一种本能，而随着口头语言的发展，它也会不断扩展。其实，语言本身似乎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力，因为人在出生时，头骨并不会立刻完全闭合，而是会一直保留一定的开放状态，直到开始学会说话。这仿佛说明，大自然本身就给人类留下了适应语言能力发展的空间。

(61) “看”的语义几乎无处不在。人类社会之所以比动物群体更加紧密，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共享理性的视角。而真正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理性”本身。

(62) 所谓消极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面”——其实是一种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现实观。它并不是真正的现实。真正的集体无意识，应当建立在普遍而超越时代的价值之上。不过，人类天然就会形成一种“群体意识”，因为任何共同语言和符号体系，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视角才能被理解。

(63) 我们会不断吸收社会的观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必须依靠这些共同的表达方式进行沟通。一个人越会重复社会已经接受的话语，他的声音往往就越容易被听见。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在说：“最厉害的演讲者，就是那个把大家心里早已在想的话说出来的人。”但这种思维上的一致性，也会压缩新思想诞生的空间。所以，即使是创新，也需要学会在一个充满陷阱的语言体系里运作，并慢慢把它引向更好的方向。

“言语交流与其他交流形式密不可分，它涉及冲突、支配与反抗的关系，对等级的适应或抵抗，以及统治阶级通过语言来巩固其权力（即对被支配者权利的篡夺）；因为阶级差异也对应着表达方式（制度化知识）甚至语言体系的差异。”（巴赫金，2006，第7页，作者译，方括号内为强调）¹⁹²

(64) 如果我们真的想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就必须用自己的视角取代“系统”的视角。这意味着：把世界看作属于所有人的地方，并开始质疑那些维持支配与控制的语言结构，逐渐拆解那些让压迫和剥夺得以存在的机制。

¹⁹²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图像 V



图像——米开朗基罗（1475–1564）的陶土《哀悼基督》（La Pietà）。来源：
[<https://www.vaticannews.va/it/mondo/news/2019-03/michelangelo-pieta-terracotta.html>。该场景仅见于圣地亚哥·马丁所著《圣母马利亚的秘密福音》。][<https://www.vaticannews.va/it/mondo/news/2019-03/michelangelo-pieta-terracotta.html>。该场景仅见于圣地亚哥·马丁所著《圣母马利亚的秘密福音》。)¹⁹³。

我看见你

——电影《阿凡达》中的新基督式信息



¹⁹³ 《圣母马利亚的秘密福音》（作者：圣地亚哥·马丁，通行译本），第202页：“我坐在石头上，让他的上半身靠在我的腿上，其余的身体躺在地上。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其他妇女悲痛欲绝，小心地为他擦去脚上的泥土和血迹。我抱着他的身体，轻轻地亲吻他的脸，但仍然无法哭出来。我为他合上双眼。我怎么能够合上这双由我带入生命的眼睛呢？我在他的双眼上各吻了一下，又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随后我想起，他曾有一些临终的亲人和朋友身上做过一个特别的手势。我记得那正是十字的手势，而我这才明白，他刚刚死在十字架上。”

在接下来的部分“行动（Activism）”中，项目名为“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习葡萄牙语阅读”。乌利塞斯老师正在向一组来学校拍摄的人介绍班上的学生——安娜、爱德华多、伊亚拉和奥尔加。这时，奥尔加没有正常回答，而是说了一声“诶诶诶”。她接着解释说，小蜜蜂又摔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却因此没有被小鸟吃掉，大家于是一起欢呼“诶诶诶”为它庆祝。然后她还分享说，自己试着给小蜜蜂做了一只“头发做的翅膀”，而当她梳头的时候，梳子会发出“诶诶诶”的声音。乌利塞斯老师借此机会教大家字母“E”，并教了一首关于“梳子”的小歌：“诶诶诶，小梳子在动，诶诶诶，小梳子在动。给小蜜蜂做个翅膀，给小蜜蜂做个翅膀。”¹⁹⁴



¹⁹⁴ 音乐与展板图像来自“Abelhinha教学法”，作者为Alzira Sampaio Brasil da Silva、Lúcia Marques Pinheiro和Risoleta Ferreira Cardoso。